

利比亚乱局中的部落因素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 王金岩

【内容提要】 今年以来，中东北非多国发生动乱。这场发生在多个国家、表象类似的动乱看似是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发的连锁反应。实则各国的动乱程度不同，性质各异。其中，发生在利比亚的动乱是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激烈、涉及国家和国际组织最多、影响最深远。

【关键词】 中东 动乱 茉莉花革命 利比亚 影响

利比亚自1969年卡扎菲执政以来已经维持了近42年的稳定，却在今年爆发如此大规模、高烈度的暴乱，除了受到地区它国动乱的影响外，更是本国国内政治统治弊端的大爆发。在此次利比亚局势持续动荡过程中，反政府武装几乎控制了东半个利比亚、大部分石油设施以及西部的部分城市，卡扎菲政权则固守首都的黎波里以及周边城市，双方对抗持续胶着。这次利比亚危机从根本上说其实是一场部落间矛盾的爆发。长期以来，部落在利比亚国家政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一、利比亚部落间缺乏联系、自成一体的历史因素

1. 地缘因素

现代利比亚的西部、东部和南部三个地区相互之间从历史上就被自然地势分隔，缺乏联系。利比亚在独立前就从事实上被分为的黎波里塔尼亚（以的黎波里城为中心的利比亚西北部地区）、昔兰尼加（以班加西为中心的利比亚东部地区）和费赞（位于利比亚南部）三部分。由于利比亚全境90%以上是沙漠或半沙漠，在古代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三个地区之间的联系远远不如它们同相邻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密切。长

时期接受外来影响使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各自形成了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特点的区域。的黎波里塔尼亚是沙漠里贩运货物商队的终点，也是重要的港口，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接壤，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的黎波里塔尼亚是马格里布的一部分。昔兰尼加是面积约占全国一半的广袤地区，与埃及为邻，是利比亚沙漠的一部分，历史上与埃及关系密切。费赞是位于利比亚南部的内陆高原型盆地，其西北部和南部都是沙漠，只有一些绿洲分布其中。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费赞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关系密切。因此，自古利比亚就只被看作是一个地理名词，分布在三个地区的部落间缺乏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联系。

2. 分治历史形成三地部落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

利比亚独立前一直是基于亲缘关系的无国家社会，三个地区经历了长久的多国分治，即使在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统治时期曾被联合为一个整体，但依然被划分为不同行省，采取不同政策，三地间始终缺乏联系，相对独立。因此，他们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差别很大，对于独立后应该采用何种政体和家结构意见不统一。独立之前的利比亚长期

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其下属三个地区的居民几乎没人认为他们属于一个国家。因此，除了真主之外，部落就是人们效忠的最高对象，而各部落之间为争夺利益的纷争仇杀向不鲜见。

3. 多民族多教派导致不同部落信仰不同

利比亚居民由不同的民族组成，其中90%以上是阿拉伯人，即操阿拉伯语兼有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血统的穆斯林，真正具有纯粹阿拉伯人血统的利比亚人为数很少。还有少量的柏柏尔原著民，居住在内富萨高地，沿海地区和沙漠绿洲里，以及一些分布在费赞沙漠里与南部非洲交界的土著人种。不同的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使不同种族部落间极少联系。

伊斯兰教是利比亚的国教。利比亚国民的98.6%信奉伊斯兰教，其中绝大部分（约占96%）是逊尼派信徒。他们在利比亚形成了多个教派，包括主要活动在山区和沙漠中的哈瓦利吉派和以班加西为中心活动于利比亚东部地区的苏菲派。前者实际上是一种从事政治和宗教活动的反抗运动。后者提倡伊斯兰教的纯洁性，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早期精神。此外还有分布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哈瓦利吉派分支易巴德派、逊尼派的马立克教法学派和哈乃菲教法派等。^①不同的教派信仰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从而直接影响了利比亚的部落状况。

多民族和多教派成为利比亚部落矛盾冲突的诱因之一。

二、伊德里斯王朝时期的政治腐败造成部落矛盾

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亚宣告独立，来自利比亚东部昔兰尼加地区萨努西部落联盟（Senussi）的教长伊德里斯，被盟军选择为利比亚国王，成立利比亚联合王国。其首府就是现在反卡扎菲势力的大本营班加西。根据宪法规定，利比亚是由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个具有半自治地位的

省组成的联邦制国家，政府大臣由国王任命。

利比亚社会的构成十分复杂。众多的部落和教派分别联系着人数众多且有着不同利益需求的居民。历史背景和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利比亚自独立之初就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爆发激烈的争论；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个地区及其各个部落要求拥有更多的权力，中央政权则主张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未对各省的权利和义务做出明确的规定，为日后中央政权同三个省之间留下了权力争夺的空间，也为日后的部落之争埋下隐患。

一年后，伊德里斯国王对宪法进行修改，削减了省的自治权利。1963年，利比亚取消联邦制，改国名为利比亚王国，成为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单一制国家。改变国家结构的目的在于推进国家的完全统一。但由于伊德里斯国王不了解利比亚面临的问题，对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没有兴趣，对日常政务又疏于管理，他本人实际上处于一种孤立状态。他依赖西方国家，以提供军事基地换取外国经济援助的政策也引起许多利比亚人的不满。伊德里斯政权缺乏治国能力和无所作为的本质充分暴露，更引起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地区各部落的不满。

1959年，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在利比亚发现大油田，在如何分配这块“蛋糕”的问题上，伊德里斯王朝和其他部落产生了矛盾。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伊德里斯禁止组织政党，操纵议会选举，禁止报纸发表不同意见，目的是防止政治上反对派的出现。他还重用、支持自己的部落，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扶植这些部落，压制反对自己的部落。到这一时期为止，利比亚的政治一直都由东部的部落主导，而西部的几个部落则受

^① 萨利赫·易卜拉欣·马卜鲁克，《利比亚一走向民众国》（阿拉伯语）[M]，利比亚：最高研究院，2007。

到压制。但是社会矛盾和来自其他部落的反对声音不因为他实行高压政策而消失。

在这种形势下,1969年9月1日,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在黎波里塔尼亚一些部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国王的统治,成功夺取了政权。由于当时利比亚的军事力量只不过是各部落私人武装的联合,身为伊德里斯王朝下级军官的卡扎菲,就是依靠卡达法、麦格拉和瓦法拉三大部落的支持,联合这些部落中下级军官起事,兵不血刃地实现了政变。伊德里斯国王的腐败统治,加剧了利比亚东西部部落间的矛盾。

三、卡扎菲的部落政策激化了部落矛盾

卡扎菲的儿子曾说过,“利比亚是一个部落国家”。^①这句话颇能说明利比亚的政治现状。部落政治是利比亚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卡扎菲的执政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部落,实行部落式管理。虽然此次利比亚危机被一些反帝反殖民的革命语言包装,但其背后的现实却仍是部落政治。

据统计,分布在利比亚各地的部落大大小小共有几百个,中等规模的约有20多个,其中,瓦法拉、图阿里和卡达法是利比亚最大的三个部落。他们的人数在利比亚近650万总人口中约占1/3。其中,瓦法拉部落人口最多,约有100万人,主要集中在利比亚西部港口城市米苏拉塔附近。^②图阿里部落拥有50万人口,是利比亚第二大部落。卡达法则是卡扎菲的直属部落,它早先曾流落于利比亚东部昔兰尼加地区。部落成员过着贫穷落后的游牧式生活,这与卡扎菲早年的生活状况很相近。

卡扎菲看到了利比亚部落间自成一体的弱点,自执政之日始就一直在试图改变传统松散的部落联盟现状,但各方积怨已深。更何况,卡扎菲建立的个人绝对权力和带有很强自治性质的部落体制,本身也存在着严重冲突。因此,利比亚部落政治的弊端一直未曾根本改变。此外,利比亚东西部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卡扎菲也在试图维持各部

落之间的平衡,但收效甚微。于是,卡扎菲努力扶持支持他的部落,同时打压反对部落。这样一来,卡扎菲在其国内的支持力量大大加强,但同时激起反对者日益强烈的不满。

卡扎菲执政后致力于发展支持他的部落,使它们的势力大大加强。卡扎菲主要依靠的部落是他自己的卡达法和另一个部落麦格拉以及利比亚最大的瓦法拉部落。最初卡达法只是个小部落,一些大部落对它很不买账。卡扎菲上台后,政治上,将自己的部族成员安插在一些关键的军事、安全和决策部门,卡达法部落迅速掌握了政治上的大权。军事上,1970年后卡扎菲大搞各种泛非、泛阿拉伯运动,与埃及冲突,介入苏丹和乍得内战,使得利比亚引入了大批黑人难民和移民。1993年,以来自瓦法拉部落的军官为首,利比亚爆发了卡扎菲政权统治时期最严重的一次军事政变。这场政变最终被卡扎菲镇压,但加重了他对传统由部落武装组成的军方的不信任。为此,利比亚迄今未设正式的国防部。此后,卡扎菲开始重用利比亚境内的其他人群,如非伊斯兰教徒、来自苏丹的黑人和其他国家的难民等。这些人,加上来自乍得、毛里塔尼亚等国的雇佣兵,构成了卡扎菲的精锐部队——哈米斯旅的主要力量。卡扎菲所属部落的成员也构成利比亚特种部队和空军等主要军事力量。经济上,卡扎菲将卡达法部落从其所处的贫瘠地区迁往西北部沿海的苏尔特省——一个石油储量丰富、又正好位于班加西和的黎波里中线的地理要冲。^③在卡扎菲的极力扶持之下,这个原本只有几万人的小部落摇身变为利比亚三大部落之一。卡达法部落的命运转折充分

^① 部落式政治左右利比亚局势 酋长式管理随意性强 [EB/OL]. [2011-3-20]

^② 部落政治将左右利比亚局势 最大部落支持卡扎菲 [EB/OL]. [2011-3-25]

^③ 利比亚冲突中的部落风云 [EB/OL]. [2011-3-24], 华媒网。

显示了与卡扎菲个人的亲密关系。同时，支持卡扎菲的部落气势也更胜从前。此外，卡扎菲为争取更多的支持，还为可能支持他的部落提供资金支持，以将他们拉入自己的阵营。

卡扎菲在扶持自己部落的同时打压异己。在1969年政变后不久，卡扎菲就在统治圈内清洗了代表昔兰尼加地区部落利益的Abdullah Abid Sanusi（伊德里斯国王的一个远方侄子）和费赞地区部落望族的几名成员。^①以此巩固其势力所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的地位和利益。他还通过定期改组整个政府，使潜在的政治对手失去支持的基础或威信。在经济上，无论是对石油收入的分配，还是石油出口损失的承担问题上，东部部落都认为卡扎菲有失公正，各部落关系因此趋于紧张。而卡扎菲和各部落，特别是昔兰尼加地区部落间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

卡扎菲的做法使得支持他的瓦法拉、麦格拉和卡达法三部落构成了其政权的核心，气势不断上涨。而原昔兰尼加地区的部落由于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打压，尽管还控制着利比亚东部的一些港口和油田，但声势大不如前。卡扎菲的部落政策引发了部落间的相互嫉恨。随着部落的发展壮大，一些规模相近、利害一致的小部落渐渐组成巩固的部落联盟，互相之间开展各种合作。又由于利比亚部落数量众多、势力分散，各方利益很难协调，矛盾冲突日益尖锐。部落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爆发残酷斗争的情况时有发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曾说“当利比亚国内政局稳定时，卡扎菲对于各部落的控制能力还是相当强的，他的情报系统和安全力量比较强大。可是局面一旦失控，部落首领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②近几年来，卡扎菲对各部落的掌控已不如先前那般牢固。各部落首领往往由本地区的政治精英和宗教领袖担任，拥有极高的声望。按照利比亚的传统，部落成员对本部落的效忠，或者说对自己部落首领的效

忠，远远大于对国家、军队的效忠。人们对政府的腐败、分配不公等方面的不满也更加深了被卡扎菲边缘化的部落的怨恨。

卡扎菲所秉持的那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代表着一种伊斯兰神学家所无法救赎的陈腐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既不被逊尼派，也不被苏菲派所接受”^③。这种政治思想上的分歧、部落政治的结构、国内石油利益的分配不均，再加上对他统治风格的不满，使得东部昔兰尼加成为国内反对派的天然基地。《利比亚沙暴》一书在20多年前就预测：“根据卡扎菲的做法，看来可以肯定，任何新的政治运动要想成功地取代卡扎菲政权，那也必须具有秘密地下活动的根基。”^④而东部的萨努西教团恰好具备这些条件。早在2005年，被他废黜的伊德里斯国王的孙子就曾正式宣布加入反对卡扎菲的阵营，并宣称如果人民选择，他将不会推辞出任国王。这一表态正是基于东部部落在1969年之后在卡扎菲政权之下怨愤不满，试图回到此前东部人主导利比亚政治的心理。

但西部各部落绝不想让这一幕重演。他们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部落政治和地方主义情绪，也不想回到东部占优势的从前。不管以哪种名义，除非卡扎菲自己不再代表这些部落的利益，否则不问对错，只分敌我。这就是深层的部落心理。可见，部落仍是每一个利比亚人效忠的重要对象，从历史上看，这才是利比亚内部政治最顽强的动力。

四、各部落在本次利比亚危机中的表现

这次利比亚内乱从根本上说是一场部落矛盾的爆发。因此，无论是卡扎菲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都有深刻的部落情结。《纽约时

^① 利比亚：国家之上 还有部落 [EB/OL]。《生活报》（哈尔滨），[2011-3-27]。

^② 部落政治将左右利比亚局势 最大部落支持卡扎菲 [EB/OL]，[2011-3-25]。

^③ 柯林斯著，徐宏峰译，《苏丹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④ 约翰·库利（美），《利比亚沙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

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利比亚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形态，但其民族情绪是以部落传统为基础的。

利比亚具有一定规模的20多个部落中，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占一半。南部地区有两三个，其他的都分布在东部。由于东部地区曾是卡扎菲所推翻的利比亚老王朝的大本营，又曾挑战过其权威，卡扎菲政权一直剥夺该地区的石油收入。因此，在此次反对卡扎菲的示威浪潮中，东部民众充当了主力军。对于昔兰尼加地区原萨努西集团的大量部落来说，打倒卡扎菲是他们最坚定的希望。在2月15日爆发的利比亚骚乱中，怀念旧王朝荣光的他们打出了大量前王朝的象征，包括宪法、旗帜和老国王的画像。

位于利比亚西部的部落大部分是卡扎菲的支持者。在此次利比亚危机中，各部落表现不尽相同。瓦法拉部落是利比亚最大最有影响力的部落，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就位于这一部落中。利比亚局势出现动荡之后，2月21日该部落曾发表声明，不再支持卡扎菲，并呼吁他离开利比亚。他们的大量精英在1993年政变后被处死和监禁，目前反卡扎菲力量的军事领袖欧玛尔·哈利利就是当时的一名军官。此事为此次利比亚危机中该部落的表现埋下伏笔。几天后第二大部落图阿里也加入反对阵营。

但一个月后，瓦法拉部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宣布支持卡扎菲。尽管这个部落与卡扎菲的政治主张并不相同，但是他们表示会一致抵御外来袭击。毕竟，该部落是利比亚最大的部落，整个国家的未来与它的关系最密切。这与卡扎菲对该部落成员的竭力拉拢也有直接关系。卡扎菲政府向该部落一些成员分发了新武器，号召他们保卫国家。西方也有情报显示，利比亚政府还向这些部落提供了大量资金。

内乱至今，瓦法拉部落的态度已经历两次转变，只有卡达法和麦格拉这两个部族始

终不渝地效忠于卡扎菲。卡达法部落是卡扎菲出身的部落，是他坚定的大本营，人们一心效忠卡扎菲，拿起武器竭力保护他们的领袖。卡扎菲的精英兵力、贴身卫队均由卡达法部落掌握，他们是卡扎菲的最后依靠。同样来自这一地区的其他部落多年来一直得到卡扎菲的重视，卡扎菲投了不少资金，建了许多发展项目，因此，这几个部落也都是卡扎菲的铁杆支持者，以联合武装的方式保护卡扎菲。而在利比亚西南部费赞地区，由于战火还未燃及此处，大量小部落目前仍在观望。

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认为，“卡扎菲这种‘部落式’的统治最关键的一点是非科学管理，以大酋长的姿态对这个国家实行酋长式的管理。没有现代政党，没有现代管理规范，决策随意性很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在利比亚，原始的社会形态保留得比较多一些”。^①

目前，利比亚政府还在积极联系一些部落首领，希望他们能够共同镇压反对派。利比亚的政治问题还得靠部落解决。利比亚的局势已经非常严峻。随着时间的推移，利比亚的国内矛盾已经指向各个部落之间的矛盾。即使卡扎菲政权被推翻，部落政治也使得利比亚很难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部落间新的分裂会出现，甚至不排除陷入长期内战的可能。

五、利比亚最新局势

目前，利比亚国内两派间的激战仍在继续，但由于北约对政府军方面持续猛烈的空袭，政府军的力量大大削弱，其对反对派的实力优势不复存在，反对派在战场上已由守转攻。战场之外，双方已开始在三国间接接触，并即将举行直接和谈，但和谈的结果将会如何尚不明朗。反对派志在执掌未来的

^① 部落政治将左右利比亚局势 最大部落支持卡扎菲 [EB/OL], [2011-3-25].

利比亚，而现政府不会甘愿交出权力，更为交权后自身的处境堪忧，因此双方达成和解将是一场长期的博弈。

北约的轰炸是利比亚两派实力和角色转变的重要外在推动力，甚至有可能成为改变利比亚现政权的最终力量。卡扎菲执政四十多年中政策的嬗变和特立独行的个性使得西方大国对其怀恨在心，此次对利比亚政府军的轰炸不达倒卡目的决不罢休。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呼吁尽快实现停火，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利比亚问题并为此进行了多次直接和间接的斡旋，但尚未有一种能够被双方都接受的方案。但是毕竟双方已从单纯的战场交锋开始走向谈判桌，可见第三方的斡旋对于利比亚问题的解决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利比亚内战爆发以来，无论是国内双方的战事交锋，还是北约的轰炸都给利比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人道主义灾难。基础设施遭严重破坏，重要的石油港口遭炸毁，大批难民逃往周边国家，无辜平民死伤严重，百姓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对卡扎菲、其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和利比亚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卜杜拉·塞努西签发逮捕令。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桑吉·穆纳根格表示，被告3人使用一切手段阻止和镇压民众示威，利用利比亚安全部队杀害和迫害平民。宣布逮捕令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还敦促成员国迅速逮捕这3人，“以防止他们掩盖罪行和继续犯罪”。

利比亚政府在第一时间宣布拒绝承认该逮捕令，称利比亚不是《罗马规约》的签署国，因此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此举意在掩盖北约对利比亚的非法空袭，并谴责国际刑事法院已沦为西方国家用来起诉第三世界领导人的工具。对于此逮捕令，利比亚反对派欢欣鼓舞，西方国

家也表示欢迎，称利比亚现政府已丧失“道德合法性”，已经没有未来了。

然而，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等三人的逮捕令在执行上却有困难。该逮捕令发布后，北约已宣布不应由北约来执行此逮捕令，非洲联盟呼吁成员对该逮捕令“不予理会”，认为逮捕令不利于从政治途径化解危机。因此，该逮捕令该由谁来执行，实际效力何在，是国际刑事法院接下来面对的问题。可以说，针对当前利比亚的局势，该逮捕令的威力大于效力，但此威力对于结束利比亚战争是否能起到积极作用却是不确定的。因为这一逮捕令可能让卡扎菲觉得已无退路，唯有破釜沉舟，采用极端方式，这样就会加重利比亚危机，从而增加解决的难度。

六、结语

部落在未来利比亚政权走向和卡扎菲个人的政治命运中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赢得利比亚多数部落和强势部落支持的一方将赢得未来利比亚的统治。随着利比亚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赤字”终究是要补上的。但当前，利比亚的部落政治或将最终左右此次利比亚战争的结果以及利比亚未来的统治走向。新政权的产生和新统治的建立都将是利比亚部落间协调的结果。

当前的利比亚，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没有卡扎菲，利比亚就要分裂了，国家就不能团结了。但是在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寄望于依靠在一个人之下的国家团结终究是靠不住的，团结在一个得民心的制度之下才是最稳固的团结，利比亚人民应当并且有权力选择更为牢靠的国家团结方式。因此，现在的利比亚需要的是战火停息、无辜民众不再遭受伤亡，以政治方式结束冲突。利比亚各部落间协商产生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新的政权组织形式，从而使国家走上新的更加科学的发展道路。

ABSTRACTS

Radical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ts Strategic Effects

Tang Zhichao

Currently, the Middle East is undergoing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change. The political chaos that started in Tunisia has sent big shocks to the entire region, resulting in the overall regional unrest. The chaotic situation has made the reform inevitable, but the future remains more unpredictable. The radical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not only thoroughly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geo-political relations in the region, but also presented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 Middle East policies of the big powers.

The Tribal Factors in Libya's Chaos

Wang Jinya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chaos has broken out in some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t seems that the chaos that has ripped these countries is the chain-effect of the so called Jasmine Revolution in Tunisia. But the chao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varies greatly in both extent and content, of which the war in Libya is the longest in time, the highest in density, involving more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producing the most profound effect.

The Causes of Sudan's Disintegration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Independent Southern Sudan

Yang Mian, Zhai Yafei

The issue of Sudan is very typical in Africa: the contradictions resulted from racial and ethnic diversity, the conflicts caused by religiou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 contention for natural resources brought about by regional interests. The disintegration of Sudan has made the OAU's principle that the colonial boundaries should remain intact invalid and set up an example for future national or regional seces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he Chaotic Situation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African Countries

Shu Yunguo

Like the northern African nations, the sub-Saharan African states have a similar mono-economic structure. The sub-Saharan African nations have drawn lessons from the chao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presented some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s. Firs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ono-economic structure has gone deeper. Secondly,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has been accelerated. Thirdly, South-South cooperation, especially cooperation with China, has been strengthened. Lastly, economic adjustment has been performed timely.

The Mechanization of G20: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Road-map for Its Construction and China's Policy Measures for It

Cao Wei, Wang Junfeng

The mechanization of G20 should be completed by two phases. In the first phase, the informalities

RÉSUMÉ

De grands bouleversements dans le Moyen-Orient et son influence stratégique

Tang Zhichao

Pour le moment le Moyen-Orient connaît un changement historique. La trouble politique tunisienne a influencé rapidement toute la région et a fait la région tomber dans la tourmente. La réforme sera la tendance, mais l'incertitude de la future s'est accrue. Ces grands bouleversements dans le Moyen-Orient non seulement changent les relations géopolitiques traditionnelles de la région, mais aussi posent des grands défis aux grandes puissances en ce qui concerne leur politique au Moyen-Orient.

Le facteur tribal dans la situation chaotique du Libye

Wang Jinyan

Depuis le début de cette année, plusieurs pays du Moyen-Orient et de l'Afrique du Nord ont connu des bouleversements. En apparence ces bouleversements dans plusieurs pays se sont produits par l'effet domino de la révolution du jasmin de Tunisie. Mais en réalité les degrés et les natures de ces bouleversements sont différents. Parmi lesquels le bouleversement en Libye est celui durant le plus long, le plus violent, s'impliquant les plus nombreux pays et organisations, ayant un impact de grande envergure.

Causes de la sécession du Soudan et les problèmes que fait face le Sud-Soudan indépendant

Yang Mian, Zhai Yafei

Le problème de Soudan, typique en Afrique, se présentant une intersection des contradictions raciale et ethniques, des conflits religieux et culturels et une coexistence d'une ruée vers les ressources et les conflits géopolitiques. La sécession du Soudan a violé le principe de l'OUA sur l'intangibilité des frontières héritées de la colonisation et a ouvert la porte menant à la sécession des pays dans le Moyen-Orient et l'Afrique.

De bouleversements en Afrique du Nord et des tendances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s pays africains

Shu Yunguo

Les pays de l'Afrique du Nord sont semblables aux pays de l'Afrique sub-saharienne ayant une économie basée sur un seul produit. Tiré des leçons de ces bouleversements en Afrique du Nord par des pays de l'Afrique sub-saharienne, ils ont connu des nouvelles tendances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approfondissement des connaissances sur la structure économique de mono-produit, accélération de l'intégration économique, renforcement de la coopération Sud-Sud, surtout celle avec la Chine, ajustement au moment approprié la politique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